



上
是怎样的痛彻心扉，致青丝瞬息如雪纷飞？
青丝，亦是情丝。
平生不若相思，红尘中一场旧梦，诉尽一世情缘如斯……

飞花渡玉水

Feihua Jianyu Lu

八大◎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飞花赋
① Feihua Jianyu Lu
八大◎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花溅玉录/八大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80240 - 268 - 3

I. 飞… II. 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1124 号

书 名: 飞花溅玉录 (全二册)

作 者: 八 大

责任编辑: 齐 民

特约编辑: 萧 盈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角印象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700 × 980 1/16

印 张: 39

字 数: 45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引子】

花落如云烟

花开花谢花满天，千年一叹落朱颜。

彼岸花开，花开彼岸。

我在忘途川寻觅了千年时光，只为了再与她相遇。

曼珠沙华花繁叶落，花叶永世不得相见。

每一世，我为日华她为昙花，我为飞鸟她为游鱼，
我站在距她最近，亦是最远的地方，等了千千万万年。

花开一瞬，刹那芳华。

忧伤的记忆中，承载了太多遥远的思念，穿越千年的
泪，在沉睡中缠绵清醒又幻灭。

“迦兰，如有来生，把你欠我的全部偿还！”

我的心头血，化作她眉间一滴相思泪，她的眸光中
映着我的笑颜。

“也要你经历我这一生所经历过的所有苦痛，我的爱
有多深，这恨便有多深！”

千年是执恨，千年亦是情殇，我将她的容颜刻入
灵魂，即便沧海变为桑田，也誓要将她找到。

“不许忘了我，生生世世，直到再相遇的那天！”

红尘流转，几度轮回，用一眼将一生铭记。

当落花飘零成雨，蓦然回首，已是千年。

从此以后，人们开始唤我，凝晶雪。

我站在忘途川顶，等了千年万年，他说沧海桑田，此情永生不渝。

我站在菩提树下，等了千年万年，直到化身紫藤，此心永世不悔。

我站在天地之极，等了千年万年，他飞溅的心头血，化作我眉间的一滴朱砂泪。

生生世世，我为游鱼，他为飞鸟，我为昙花，他为日华。

我在佛前跪求了千年万年，只为再见他一面。

曼珠沙华，花开叶落。

我站在奈何桥上，喝下那碗叫做忘情的苦汤。

从此以后，人们开始唤我，迦兰紫藤。

凝晶迦兰，千年情缘，会于今生。

用一万年的时光，化作刹那的永恒。

“凝晶，这一次，不要再错过我了……”

我愿作佛前的清莲露水，长跪不起，用生生世世，换回你我一世情缘。



目录

【引子】

花落如云烟.....001
一去紫台莫牵念，环佩空摇花自开。

【第一卷】

自在飞花轻若梦.....001
我愿作佛前的清莲露水，长跪不起，用生生世世，
换回你我一世情缘。

第一卷之番外·当时明月在.....185

珍珠帘开明月满。长驱赤火入珠帘。无穷大漠，
似雾非雾，似烟非烟。

【第二卷】

醉立花阴笑东风.....191
他的身上不复见飞扬的神采，只有浓雾般散不尽的
忧郁弥漫。

第二卷之番外一·花语不解愁.....357

原以为前世有约，我从花开直盼到花谢。怎奈
何今生无缘，我的愁依然锁在眉间。





第四卷之番外二·碧落知何许..... 590

她的发，如雪，翩飞在眼前，青丝，亦情丝，是什么样的痛，让她瞬息华发？



第四卷之番外三·莫问来时路..... 596

她在绝尘而去的马背上与我回眸凝望，我绽出最后一丝微笑，将记忆停顿在她落泪的瞬间.....

第四卷之番外四·人生若初见..... 605

我一剑斩断她的满头白发，亦是斩断了她这一生的情丝。她悠然枕在窗下，望着院中的重瓣玉兰，绽出笑颜。



【后记】

八大山人飞花探班记..... 611



第二卷之番外二·白马飒西风..... 364

我恨她吗？我问自己，心中，找不到答案。

【第三卷】
醉眼问花花不语..... 371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江湖人，江湖人没有不知道无缺城这个地方的。

【第四卷】
春风望断是天涯..... 523

我将冷艳藏在袖中，此刻趁他收手不及，一剑挥出，瞬时削掉了他的半只手掌。

第四卷之番外一·归去凤池夸..... 576

这一场权倾天下的玲珑，谁为棋子，下在了谁的局中，却要待曲终人散后，方知分晓。



【第一卷】自在飞花轻若梦

我愿作佛前的清莲露水，长跪不起，用生生世世，换回你我一世情缘。

飞花轻若梦



第一章 如是梦中人



流芳身在浮萍外，半是青山半是裁。

我从漫漫长夜中醒来，窗外的月色横波如练，几点竹影摇曳，竿竿亭亭，如诉如泣。

幽暗烛光下，斜倚在床畔的佳人，正低垂螭首，专注于手中的绣工，长长的青丝垂在身后，披于枕席之上。

她的侧脸极美，让我看得疏了神。她手中的丝线上下翻飞，时不时地转头看看我，她的唇淡淡地扬起，绽出一抹温婉摄魂般的浅笑。

我怔怔地看着她，她美好得一如误入凡尘的仙人，让人不敢亵渎。

油盏里的光暗了，她放下手中的活计，走过去拨了拨灯花，轻轻走至我的身前。一双修长似玉的手伸出来，她将我抱起，搂在怀里轻轻摇晃着，嘴里哼唱起催人入睡的曲调。

她的歌声低婉柔美，一如她的人。

我的眼皮渐渐沉重，却舍不得闭上，怕错过她满目的温情。她凝视着我，点点水润明眸，巧笑嫣然，云丝般柔细的长发飘垂下几缕，擦过我的脸颊。

感觉有些痒，我忍不住握了一缕在手心里不放，她笑着拨开我的手指，将垂发挽到鬓后。

“乖，娘哄娃睡。”她是我这一世的娘亲，正对着襁褓中的我喃喃轻语。

其实我并不清楚她是不是我的娘亲，只是自睁开眼的那刻起，我满眼所见的便是这个美丽的女子，她的身影，她的青丝水袖，她的温婉浅笑。



我走过奈何桥，喝过忘川水，当我重回人世时，我记得很多，也忘了不少。

是谁说喝过孟婆汤，便可将前世今生统统忘掉？

为何我记得那些曾经绚烂缤纷，也曾经黯然销魂的过往？却独独忘了在那一瞬即逝的记忆里，匆匆走来而后远去的身影？

是谁在我的梦中流泪？

是谁在皑皑白雪中痴立？

是谁白衣翩跹，伫立在雪峰极顶上回眸顾盼？

是谁的心口汨汨流出热血，滴落在洁白的雪地上，瞬间绽开一朵冰晶雪莲？

是谁入了谁的梦？

为何我会因梦而痛，却又看不清梦中人的容颜？

我常常想笑，对着天，笑出我的悲欢愁苦，笑这些错乱的记忆。但我不能，我只是个稚龄弱子，我还不想被人当做妖孽转世早早拉去投胎。

娘的歌唱得并不好，但那一声漫过一声的轻唱却足够送我入梦。窗外竹影婆娑，映在她的脸上。我缓缓地闭上眼，唇边挽上一抹笑颜。

“咱家的小娃子算得上是花家寨里顶灵俏的，我看长大了定是个惹人的小祸水。”温煦的语调在娘亲的身后响起，我还没有看清来人，就已被抱入一个宽厚的怀抱。

我极力睁大眼，对上一双朗目星眸，裁得恰如其分的剑眉斜飞入鬓。原来，是我那俊美的爹爹回来了。

“今几个倒早，怎么没在义学堂里管教弟子？”娘走过来，为爹爹脱去外袍，笑着问道。娘亲看着爹的目光就像波澜不惊的古井水，深幽不见底，矜持而又多情。

“这不是记挂着小娃子吗。”爹的手指刮过我的脸，略微粗糙的指腹让我感觉不适，但并不讨厌。

我冲着爹爹咧嘴一笑，他的眸光中闪过惊诧，似是读懂了这一笑的含义，又恍惚是觉出了我的笑容过于诡异。

俊美的爹爹盯着我看了半刻工夫，转过头对娘亲叫道：“咱家这娃娃的笑透着傻气哩。”

我的嘴一下子咧得更大了，尴尬莫名。

“又胡说！哪有人说自家娃儿傻气的？”娘嗔怪地瞥了爹爹一眼，有些好笑又有些好气地从他手里抱过我，细嫩的指尖刮着我的脸，“不过咱家娃儿确是好看得紧。”

爹的手不安分地缠上娘的腰，脸上的神情足以让我这小小婴孩看了都不好意思。趁着娘低头看我，他飞快地在娘的颊边亲了一口。

“咱这女娃要是有你一半美就够啦，我可不想以后整天拿着犁头赶那些个愣头小子。要赶大半辈子，累咯。”

娘红了脸，有些神思恍惚地看着爹。我在娘的怀里咿咿呀呀地动来动去，坚决不要夹在中间，妨碍双亲的浓情蜜意。

红罗裙下露出一双粉绒缀珠鞋，我低头盯着自己的双脚，这么小，这么软，踩在地上仍会感到土砾的冷硬。及肩长发被娘用一根丝线绑在脑后，淡淡的一层发丝遮住前额，也隐去了定在我眉间的一点胭脂痣。

曾听寨东头的老寡妇说，谁的身上天生带有痕迹，那是因为前世亏欠了别人，而那人就会凭这点印记寻来讨债。她边说边挤出个鬼脸，吓得我浑身哆嗦，跑回家用锅底灰把额头涂成了黑炭色，惹得爹爹看到后引为笑柄，常常借此事嘲弄我一番。

我时常坐在门口的竹凳上，默默注视着水盆中自己的倒影。红润的小脸因为尚在孩提时，所以看不出型，但光是那秀美的眼眉和薄唇，想必长大后是个美人吧？心里偷偷冀望着，于是每每临水照影，便会不由自主地笑出来。

爹爹有时戏谑地说，这傻娃子定是太中意自己的容貌了，别是把自个儿的心神迷住了？

其实我自知和寨里其他的小孩子没什么不同，粉粉嫩嫩，看起来都差不多。只是天生在双眉中有一点泪型痣，殷红胜血，像是被谁的血溅在上面。

我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点特别，也许再大点的时候，可以让娘用朱笔给我描个花钿点缀。

“娃又在发痴了？”

头顶上挨了爹爹的一记栗暴，我抬头幽怨地瞪过去。爹收起笑，优哉地走进屋。指尖轻扬，一朵山茶正落进我的鬓发间。绯红的花瓣上隐约几道金线，衬着我鬓角的青丝。

清风流兮，丝绦乱舞，山茶花轻颤娇靥，我看着盆中的剪影，不住嘴地偷笑。

咩——

牛鸣声打断了我的孤芳自赏，隔壁家那个还在流鼻涕的小鬼牵着他的黄牛走过我家门前，我抬头皱眉看他。他头顶上的胎发被扎成束，像只冲天的爆竹，小小的眼睛，塌塌的鼻梁，总是从鼻中挂下两道青涕。





他的嘴里含着一根手指，口水顺着手指滑到了手腕上，敞开的衣襟沾满了尘土，踩在地里的一双脚丫没穿鞋子。

他看我正盯着他瞧，咧开嘴巴嘿嘿傻笑起来。

“脏牛，做什么盯着人瞧？”我随手捡起一块石子丢过去，傻小子扭着肉葫芦般的身子躲了开去。

一击不中，再接再厉，一口气扔出去三颗石子，终于正中目标的秃脑门。

哇——

惊天动地的号哭惊动了整个花家寨。娘从屋里迈着碎步急赶出来，跑到脏小子身前，抬起绢白水袖擦去他挂在脸上的眼泪鼻涕。

我从竹凳上跳下来，还没等冲过去继续教训那小鬼，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如列队般涌向我家门前，寨子里花花绿绿的娘子军们都赶过来看热闹了，手里还拉着自家的娃。

“我说这是怎么的，二郎家的娃又在欺负人了？”隔壁花老三的娘子拉着她的儿子站在人群外围，不冷不淡地开了口。

我一双怒目瞪过去，她家狗子缩起身子直往自个儿娘的身后钻，估计他是明显看出了我的眼神正预示着下一个倒霉蛋就是他。

经这大婶的嗓门一嚷，众英雄开始纷纷讨伐我平日里的劣行劣迹，看她们说得口水横飞无休无止，我禁不住反思起往日里曾犯下的种种滔天罪愆。

娘还在给挨了飞石的臭小子擦脸，她的脸上盈着淡淡的愧疚和无奈，回眸看了我几眼，叹口气又转过头去。原本憋了一肚子的郁愤，被娘的几眼瞪了个烟消云散，我可不想惹她伤心。

门扉开处，我那高大俊美的爹爹踱步走了出来，他先是看了看声浪顶天的娘子军们，随即极是哀怨地低头瞥我一眼，用眼神责怪我又捅下如此大的娄子。

爹清了清嗓子，用足以让无数女人倾倒的温柔声音道：“众家嫂嫂今几个齐聚吾家门前，想是这娃又惹祸了？我定不轻饶了她，还请嫂嫂们散了吧。”

一瞬间我仿佛看到无数颗芳心铺天盖地地向爹涌来，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粉红色。有个美貌爹爹的最大妙处就在于，抬他出来往人前一摆，绝对不会再有人追究我这个小屁孩的过错。

爹爹的目光流转，已经有几个大嫂的脚步开始移动。是金子总会发光，爹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愈发光辉灿烂起来，我无限景仰地抬头仰望着他。

“夫郎，这娃秉性狡黠多智，又是这么个性子，我怕她将来……”

是夜，爹娘在窗下私语，我躺在竹畔的软榻上啃着梨子。娘的话音虽不大，但字字句句断断续续飘入我的耳中。

或许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委实难以管教的顽童，尚在稚龄就几乎将整个花家寨翻过来。今日这阵仗也不只见识过一两次了，在我来说早已习惯成自然。被困在这孺幼身子里的灵魂时刻叫嚣着要冲决而出，如果不生些事端来排解的话，我怕早就郁闷而亡了。

我实在找不到孩童所特有的那份天真烂漫来掩饰心性，而天生就喜欢捉弄人的恶趣味也始终无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磨灭。

爹爹倒是不以为意地笑了几声，窗上的剪影轻摇，爹的手抚在娘的背后，抚过她的寸寸青丝。

“莫担心，这娃自有她的福分。过于聪明些也不是坏事，只要细心调教，以防她走了歧途，假以时日，必有大成。”

“若她是个男娃子也罢了，可偏又生了个女儿身……”

娘的一声叹息被爹掩进唇齿，我扭过头，专心啃手里的梨子，提醒自己眼前已属少儿不宜画面。

自从被我的飞石无辜蹂躏后，隔壁家的铁牛再也不敢公然从我家门前的土路上走过。每次他牵着老黄牛路过时，总是先警惕地左右张望，看看附近是否有我的身影。

我趴在自家院子的梧桐树上，鬓边缀着一串淡紫藤花，手里握着干桃核上下颠玩。娘一双巧手为我细细梳就了双环发髻，天青丝带垂在脑后，高束至腰的石榴罗裙上织绣着松翠双飞蝶。

铁牛的鼻涕几乎成为标志，看他傻乎乎的样子，我忍不住露出一丝坏笑。顺手丢过去一只桃核，正中铁牛的冲天辫。他立刻全身一颤，跳了开去，抬头瞄了半天，才看到趴在梧桐树上的我。

“你，你又要欺辱我了？”他的小肥手指一颤一颤地指着我，嘴角轻轻地抽搐着。

“傻小子，谁有工夫欺辱你？”我眨眨眼，故意装出一副无辜模样。

铁牛弯腰从地上捡起那只桃核，满脸戒备地看着我。我扯着嘴角，似笑非笑地回视他。

“你捡那桃核做什么？难道想要种桃树吗？”

“你刚刚就用这东西打了我！”一声充满辛酸血泪的控诉，鼻涕虫的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丢你了？小鬼！”我有恃无恐地笑着，兀自狡辩。

“你！你——”他气得说不出话，只能使劲瞪着我。

我摘下树梢上的一片梧桐叶，捏在指尖转了几转。叶脉清晰流畅，铺展在





叶面上。我将那片叶子一点一点地撕碎，转腕间全洒在了树下的铁牛头上。

“我就是讨厌你盯着我看的傻样子，所以我就是要欺辱你。”我的口吻轻柔，全没有半丝恼意。铁牛仰着头怔怔地看着我，我冲他温婉地笑着，“你说，我好看吗？”

他几乎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小黑脸蛋上浮起不协调的红晕。

“呵呵呵呵，算你识相。”我拍拍手，将掌心里的碎屑拍干净。

“那我以后不敢再看你了，你还会欺辱我吗？”铁牛低头扭了扭脚丫，又抬头问我。

我立刻摇头，“不行，如果你以后不看我，我会比从前更加地欺辱你。”

“为什么?!”小鬼龇牙咧嘴地怪叫起来。

“你不看我就是说明我不美，我不高兴。”我坦诚地说道，他的脸色从黑到紫转了一圈。

“那，那我以后总是看你。”他又叼住了手指，努力吸吮起来。

“不行！我讨厌你看我。”我继续笑着说。

铁牛叼着手指，看看我，又看看身后的黄牛，嘴角咧了几下，终于又是哇的一声号陶起来。

青山开外，绿水其间，梧桐树影婆娑摇曳，正映着花家寨世外仙源般的宁静温煦。

第二章 云破花弄影



欲语双钩燕子梁，春风隔岸绿冷洲。

悠悠篱上草，花家寨里的孩子们像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

美貌爹爹在我六岁的时候终于正式给我取名叫不语——花不语，可能是他希望我少说话多做事，也可能是怕我这张嘴终有一天把花家寨里的老老少少统统气疯。

村长家的两个小丫头出落得如清水芙蓉，娇艳无双，就连隔壁家的鼻涕虫铁牛也终于向着正常人类的容貌发展开来。

因为女儿生得美，村长在两个娃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就特地跑来拜托爹给取两个好听的名字。爹看过了襁褓中的姐妹俩，想了想，说，干脆就叫飞雪和弄影。

村长满心欢喜地乐颠颠回家，他家两个宝贝从此有了人人称美的好名字——花飞雪，花弄影。

那之后，牵着黄牛的鼻涕虫提着满篮子野果找上门，希望爹也给他起个好听又响亮的名字。爹摸着他的冲天辫说，叫铁牛不是很好？他摇头不肯依，惹得娘又伸出绢白的水袖要给他抹眼泪。

屋外的梧桐树苍翠浓郁，将炽烈的日华挡去大半，我坐在树下随手玩着竹蟋蟀，冷冷地开口：“干脆就叫天牛吧。”

傻小子转过头，偷偷透过窗棂格子看向我。爹的半边眉毛挑起老高，娘的